

金开诚 葛兆光

历代诗文要籍详解

北京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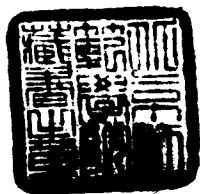
历代诗文要籍详解

金开诚 葛兆光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35592



北 京 出 版 社

1135592

内 容 提 要

《历代诗文要籍详解》介绍了我国一百二十种文学古籍，包括先秦至清代重要的文学资料（诗、词、文）和重要作家的作品。

本书评介的重点是：文学古籍的成书经过、版本流传情况及版本的优劣，编撰体例和注本的比较等。

历代诗文要籍详解

Lidai Shiwen Yaoji Xiangjie

金开诚 葛兆光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安 平 印 刷 厂 印 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5.75印张 533,000字

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200

ISBN 7-200-00386-7/I·67

书号 10071·649 定价 5.30元

目 录

诗经.....	1	花庵词选.....	161
楚辞.....	19	绝妙好辞.....	167
玉台新咏.....	41	词综.....	174
乐府诗集.....	48	词选.....	180
古诗源.....	55	全宋词.....	184
古谣谚.....	60	全金元词.....	192
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	64	全清词钞.....	198
唐人选唐诗(十种).....	71	文选.....	204
全唐诗.....	89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	
唐诗三百首.....	96	六朝文.....	216
宋诗钞.....	102	文苑英华.....	224
中州集.....	110	唐文粹.....	232
元诗选.....	116	全唐文.....	237
明诗综.....	124	宋文鉴.....	243
晚晴簃诗汇.....	131	南宋文苑.....	248
五朝诗别裁集.....	136	金文最.....	253
敦煌曲子词集.....	148	元文类.....	258
花间集.....	152	明文衡.....	263
尊前集.....	157	清文汇.....	268

古文观止·····	273	李贺集·····	459
古文辞类纂·····	279	白居易集·····	470
骈体文钞·····	287	杜牧集·····	478
曹操集·····	292	李商隐集·····	486
曹植集·····	296	温庭筠集·····	497
阮籍集·····	301	李璟李煜集·····	503
嵇康集·····	309	王禹偁集·····	507
陶渊明集·····	315	梅尧臣集·····	513
谢灵运集·····	326	欧阳修集·····	519
鲍照集·····	330	苏舜钦集·····	527
谢朓集·····	337	王安石集·····	531
江淹集·····	342	苏轼集·····	541
庾信集·····	346	黄庭坚集·····	556
王勃集·····	355	秦观集·····	569
陈子昂集·····	361	周邦彦集·····	573
孟浩然集·····	365	李清照集·····	581
王维集·····	371	陆游集·····	586
李白集·····	383	范成大集·····	593
高适集·····	399	杨万里集·····	598
岑参集·····	403	辛弃疾集·····	604
杜甫集·····	408	姜夔集·····	610
韦应物集·····	430	元好问集·····	615
韩愈集·····	435	刘因集·····	622
柳宗元集·····	447	赵孟頫集·····	626
刘禹锡集·····	455	揭傒斯集·····	630

萨都刺集	634
杨维禔集	641
宋濂集	648
刘基集	654
高启集	659
李攀龙集	665
王世贞集	668
归有光集	672
袁宏道集	676
钱谦益集	682
吴伟业集	690
朱彝尊集	698
王士禛集	707
纳兰性德集	714
方苞集	717
袁枚集	721
姚鼐集	727
龚自珍集	730
文心雕龙	737
诗品	748
二十四诗品	754
诗话总龟	761
茗溪渔隐丛话	765
唐诗纪事	769
诗人玉屑	775

沧浪诗话	779
词源	783
唐音癸签	788
带经堂诗话	794
宋诗纪事	800
随园诗话	806
白雨斋词话	811
人间词话	816

诗 经

《诗经》本来叫《诗》，又叫《诗三百篇》，是现存最古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包括三百〇五篇诗；另有六篇有目无辞，叫做“笙诗”。有人说“笙诗”只是笙乐的名目，在演唱诗歌时插入吹奏，因此它本来就没有辞。也有人说“笙诗”是用笙伴奏的诗，本来是有辞的，后来失传了。究竟哪一种说法对，现在也不能确考。总之，《诗经》中实际存在着三百十一个题目，三百〇五篇诗。

《诗经》中的诗是按《风》、《雅》、《颂》三大部分编排起来的。其中《风》有《周南》、《召南》、《邶风》、《鄘风》等十五国风，共计一百六十篇。《雅》分为《小雅》和《大雅》，《小雅》实际是七十四篇，外加六个“笙诗”题目；《大雅》则有三十一篇。《颂》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周颂》有三十一篇，《鲁颂》有四篇，《商颂》有五篇。“诗三百篇”本来都是可以配乐演唱的乐歌，“风”、“雅”、“颂”也就因乐调分类而得名：所谓“风”，是带有地方色彩的乐调，“十五国风”就是十五个地方的土风歌谣。“雅”是正的意思，指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乐调，在周人看来这是“正声雅乐”（有别于各地的土风），而用这种乐调演唱的诗歌就归入“雅”的部分。“颂”是宗庙祭祀用的舞曲，收入这一部分的诗歌当然也用于祭祀，

至于祭祀用的舞曲为什么叫做“颂”，则有不同的解释，解释之一是“颂”通“镛”，“镛”是大钟，这种舞曲因为用大钟伴奏所以叫“颂”；另一种解释是“颂”有形容的意思，这种舞曲因为用来形容赞美祖宗的功德，所以叫“颂”。这些解释都可供参考。

《诗经》中的诗，就其创作时间而言，早至西周初期，晚到春秋中叶（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就其产生的地域而言，涉及今陕西、山西、河北、河南、湖北各省；再就其作者而言，则又有各种身分的人。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来源如此复杂的诗，究竟是怎样编集在一起的？关于这个问题，过去有所谓“王官采诗”和“孔子删诗”两种传说，前者就是对大量诗歌最初被采集的解释，后者就是对这些诗歌删编成书的解释。所谓“采诗”，据汉代人说，这是由上古时代传下的一种制度，到周代还保存着。周王朝派出专门的使者到各地去采集民歌民谣，以便了解民情，察看政治的得失。由于长期坚持采集，所以就积累了大批的诗歌。关于“删诗”的说法，最早见于《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这就是说，目前这部三百〇五篇的《诗经》乃是个选本，编选人是孔子；他有个选择的标准，是只取那些“可施于礼义”的作品。

那么“王官采诗”、“孔子删诗”究竟可信不可信呢？关于“孔子删诗”，唐代以下就有人提出疑问，后来怀疑的理由越来越多，到现在大多数人认为孔子只对诗三百篇做过一番正乐的工作，就是说各部分诗歌的乐调在长期流传中已经发生

混乱，孔子使它们在音乐上尽可能恢复原来的样子；然而他却并没有对古代流传下来的诗歌进行什么删编，他当时所见的诗歌无论在数量上或在编排上都和现在所见的差不多。总之，研究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孔子删诗”基本上不可信。至于“王官采诗”的问题却不那么简单，长期以来不少人对“采诗”表示怀疑，也提出了种种有力的理由；但是他们一般都破而不立，即否定了“王官采诗”之后没有提供较为可信的解释，来说明在那么长的时间中、那么大的地区中产生的诗歌是怎么集中和编排起来的。这个问题大概还要作为文学史上的一宗疑案长期存在下去。不过也有不少研究者倾向于认为，周王朝以及各诸侯国的乐官、乐工们在诗歌的收集和编订中是起了较大作用的。因为他们要在各种典礼仪式中奏乐唱诗，还担负着把诗传授给贵族子弟的任务，所以很可能要做诗歌的收集、保存、加工、编排等工作。到了春秋后期礼崩乐坏，诗歌逐渐不用于各种典礼仪式，也逐渐与音乐分家，《诗三百篇》便主要作为一部诗集流传于世。关于《诗三百篇》的成书过程，现在也只有这点未必确切的了解。

在《诗三百篇》的传承中，儒家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因为孔子本人很重视“诗教”，他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又说：“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所以孔门弟子都要学诗，而《诗三百篇》便成了重要的教材；到后来它更成了儒家的经典，而被称为《诗经》。《庄子·天运》篇记孔子对老子说：“丘治《诗》、《书》、《易》、《礼》、《乐》、《春秋》六经以为文。”这

是道家叙述儒家的事情，不能真的认为孔子自定“六经”之名；但由此可见“六经”之名起于战国。又《荀子·劝学》篇说：“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这也显然是把《诗》视为“经”。在西汉初期，儒者所传授的各种学问大都出于荀子，他们当然也承袭了荀子对这些学问的看法。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置“五经博士”（“五经”是《诗》、《书》、《礼》、《易》、《春秋》），《诗经》就更由儒家的经典而成为国家法定的经典了。

在汉代，传习《诗经》这门学问的有鲁、齐、韩、毛四家。鲁、齐、韩三家传的是“今文经”，盛行于西汉时期，得到官方的承认；毛诗传“古文经”，在西汉时期基本上只是私家传授，到东汉方才盛行。所谓“今文”和“古文”是汉代经学上的大问题，这里只能略作解释。根据传统的说法，由于秦始皇烧书，儒家经典被毁，但仍有人口头传习，到汉初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加以记录，这就有了“今文经”。另一方面，在秦始皇烧书时，也有人把书隐藏起来，到汉初废除了私藏书籍的禁令，先秦旧籍便重新出世；这些书是用先秦籀文书写的，所以叫“古文经”。照理“今文”和“古文”只是文字版本上的差别，但在汉代却成了门户森严的两个对立的学派，双方所传的经籍，字句、篇章有不同，内容和意义的解释更为分歧，因此互相排斥。至于斗争的情况，总的说来，西汉时期今文学派占绝对优势；东汉以下，古文经学日益盛行，到后来大多数今文学说都失传了。但到清代又有许多学者起来肯

定今文经传，今文经学才又有复盛的趋势。

在“今文”三家中，“鲁诗”是因鲁人申公而得名的，他在汉文帝时一度做过博士，后来归鲁家居，从远方来向他学《诗》的有千余人。“鲁诗”在汉代威信较高，传授最广，其著作在《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有《鲁故》二十五卷、《鲁说》二十八卷。“齐诗”出于齐人轅固生，汉景帝时做过《诗经》博士。这一学派的著作在《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有《齐后氏故》二十卷、《齐孙氏故》二十七卷、《齐后氏传》三十九卷、《齐孙氏传》二十八卷、《齐杂记》十八卷。“韩诗”出于燕人韩婴，汉文帝时为博士，当时燕赵之间学诗的人都宗法韩婴。这一学派的著作在《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有《韩故》三十六卷、《韩内传》四卷、《韩外传》六卷、《韩说》四十一卷；在东汉以后传世的还有《韩诗薛君章句》、《汉侯苞韩诗翼要》等著作。以上鲁、齐、韩三派的著作现在均已失传，根据史籍的记载，“齐诗”亡于三国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直到宋代才亡，现在仅存《韩诗外传》，内容较多軼事传说，对解释《诗经》作用不大。三家诗虽久已亡佚，但它们的遗说还散见在各种古籍中，清代由于辑佚的风气很盛，所以三家遗说又被学者们辑录和研究。这类辑佚书总数不下十种，比较有名的如陈乔枬的《三家诗遗说考》、魏源的《诗古微》、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等。其中魏源的著作不但辑录遗说，更着重在考证研究，把它们和“毛诗”的说法作比较。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则在辑录遗说方面最为完备。

“古文”学派的“毛诗”在后世传授最广，影响很大。《汉书·儒林传》说：“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

《汉书·艺文志》著录毛公的著作，有《毛诗》二十九卷、《毛诗故训传》三十卷。但毛公又有大毛公、小毛公之分，东汉郑玄的《诗谱》说：“鲁人大毛公为《故训传》于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这一段是《诗谱》逸文，见孔颖达《毛诗正义》。）由此可见大毛公之学本来只是在民间传授，他的著作被河间献王刘德发现时，他自己已经不在，所以刘德立他的后学小毛公为博士。东汉以下，“毛诗”越来越被人重视。因此，关于它的传授又有了更为详细的解释，例如三国时期吴人陆玑在《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说：“孔子删诗授卜商（子夏），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荀卿授鲁国毛亨，毛亨作《故训传》以授赵国毛萁。时人谓毛亨为大毛公，萁为小毛公。”这不但说明了大小毛公的名字，而且还详细叙述了“毛诗”的师承渊源，其中还明确挂上了子夏和荀子。但因为这种详细的说法只见于较为后起的著作，也有可能是“毛诗”盛行以后为标榜它的正统地位而出现的臆说，所以只能作为参考。

关于“毛诗”在西汉时期的传授，据《汉书·儒林传》说，毛公（按指小毛公萁）授贯长卿，长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陈侠。到了东汉时期，“毛诗”盛行，著名经学家如卫宏、郑众、贾逵、马融、郑玄都治“毛诗”，尤其是郑玄作了《诗笺》，主要发明毛义，但也间杂“今文”家之说，并参以己意，所以郑笺行而“今文”鲁、齐、韩三家说便不再通行。此后，三国、两晋、南北朝有许多学者撰写过阐发毛、郑之义的著作，但现在大都失传了。唐代孔颖达作《毛诗正

义》四十卷，是结集唐以前“毛诗”各家学说的一部注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它“融贯群言，包罗古义”，所以是关于《诗经》的最重要著作，明代初年收入汇刻的《十三经注疏》。

以下对《毛诗正义》作较为详细的介绍：

今本《毛诗正义》除《诗经》正文之外，共有六部分内容：

(一)《毛传》。紧接在正文(大都以两句为一节)之下的双行小字，就是毛公所作的“传”(解经的文字叫传)。<《毛传》》有两个内容：(1)注释字义。这是《毛传》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保存了古代的训诂(特别是文字的通假)，有助于后世的人读懂《诗经》。例如《周南·关雎》“参差荇菜，左右流之”，《毛传》：“流，求也。”这种解释就能使后人避免望文生义的错误。《尔雅·释言》“流，求也”，又《尔雅·释诂》“流，择也”，求与择义相成，所以《毛传》的解释与《尔雅》应合。又本诗最后二章说“参差荇菜，左右采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采”与“芼”都是“取”的意思，正与“流”之训“求”一致。由此可见《毛传》的解释是可信的。至于“流”为什么能解释为“求”，却有不同的说法，如清代陈奂说：“古流求同部。流本不训求，而诂训云尔者，流读与求同，其字作流，其意为求，此古人假借之法也。凡依声托训者例此。”(《诗毛氏传疏》)清代马瑞辰则说：“流通作缪。《后汉书·张衡传》注‘缪，求也’；《文选·思元赋》作‘缪’，旧注亦云‘缪，求也’。‘求’义同‘取’，《广雅·释言》‘缪，捋也’，‘捋’谓取之也。”(《毛诗传笺通释》)两种说法虽然不同，但都肯定了“流”是一个通假字。再举一例，《豳风·七月》“八月剥枣”句，《毛传》：“剥，击也。”这是把“剥”读为“扑”的通假字，现在解释《诗经》的人一般都

采用这个说法。清代皮锡瑞说王安石《诗经新义》“不用《毛诗》剥扑之训，以为剥其皮以养老。后罢政居钟山，闻田家扑枣之言，乃悟杜诗‘东家扑枣任西邻’及‘枣熟从人打’，知《毛传》剥扑之训不误。”（《经学通论》）古书多用“依声托训”的通假字，望文生义的确容易闹笑话。《毛传》在这方面提供的资料不胜枚举，可以说是训诂学中一笔重要的财富。（2）阐释句义。《毛传》阐发句义在其全部注释中所占分量不大，然而问题却很多。例如《周南·关雎》的开头二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毛传》：“兴也。关关，和声也。雎鸠，王雎也，鸟挚而有别。水中可居者曰洲。后妃说（悦）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关雎之有别焉。然后可以风化天下，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王化成。”《关雎》显而易见是一首情歌，《毛传》却非要把它同周文王的后妃联系起来，并把强烈的相思之情曲解为“夫妇有别”，可以说极尽穿凿附会之能事。这种情况在整个《毛传》中是相当普遍的，概括起来说，其阐释句义的主要倾向就是“以史证诗”，并把诗同政教伦理捏合起来，使许多诗歌遭到曲解。当然也并非全部如此，《诗经》中有一些诗的创作背景以至作者姓名都在篇中有所表现，其内容也的确与政教伦理有关，在这种情况下，《毛传》的阐释就有助于了解诗义或可资考证了。

（二）《郑笺》。在正文两句之下，紧接着《毛传》的就是郑玄所作的“笺”，笺文的开端都标以“笺云”二字。《郑笺》主要是对《毛传》作补充，例如《郑风·风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二句，《毛传》仅注“晦，昏也”，《郑笺》补充说：“已，止也。”

鸡不为如晦而止不鸣。”又如《召南·甘棠》“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毛传》说：“蔽芾，小貌。甘棠，杜也。剪，去；伐，击也。”《郑笺》补充了对句义的阐释：“茇，草舍也。召伯听男女之讼，不重烦劳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听断焉。国人被其德，说（悦）其化，思其人，敬其树。”这就比《毛传》详明得多；同时《甘棠》全诗清楚地说了诗人对召伯所停留过的甘棠树的爱护，因此《郑笺》的阐释大致是可信的。但是《郑笺》既间用“今文”三家之说，又参有己意，所以对有些诗的解释就和《毛传》不同，如《郑风·子衿》“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四句，《毛传》说：“青衿，青领也，学子之所服。”“嗣，习也。古者教以诗乐，诵之，歌之，弦之，舞之。”《郑笺》则说：“学子而俱在学校之中，己留彼去，故随而思之耳。礼，父母在衣纯以青。”“嗣，续也。女（汝）曾不传声问我，以恩责其忘己。”这里毛郑的区别主要在于对“嗣音”二字的解释，《毛传》认为这是留校的“学子”责备离校的同学不回来学习诗乐，《郑笺》则认为这是留校者责备离校者不续寄音信。又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引《鲁诗》、《韩诗》“嗣”作“诒”，鲁说“诒，遗也。诒我德音也。”韩说“诒，寄也。曾不寄问也。”可见《郑笺》在这里是参用了“今文家”说，所以与《毛传》不同。总的来看，《郑笺》比《毛传》更为详明，又保存了不少“今文”家说，这是它的优点；但《郑笺》也有严重缺点，一方面《毛传》的“以史证诗”和牵扯政教伦理等倾向在《郑笺》中同样也有表现，另一方面它本身又有错误的注释。例如《邶风·静女》“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二句，本来极为清楚是写恋人的约会，约会地点是在城角落里或城角楼

上，然而《毛传》却说“城隅，以言高而不可踰”，这已经够穿凿的了；而《郑笺》竟说这是写女子“待礼而动，自防如城隅”，看起来简直有点象是说笑话。

(三)《诗谱》。这也是郑玄的著作，本来是一部独立的书，前面有一大段序，论述诗与各代政治的关系及其演变，并说明《诗谱》是根据《史记》年表和《春秋》来编的。然后分列十五国风、大小雅、三颂的谱系，计有《周南召南谱》、《邶鄘卫谱》、《王城谱》、《郑谱》、《齐谱》、《魏谱》、《唐谱》、《秦谱》、《陈谱》、《桧谱》、《曹谱》、《豳谱》、《小大雅谱》、《周颂谱》、《鲁颂谱》、《商颂谱》。主要内容均在于说明《诗经》各部分诗的时代和地理背景，强调诗与政治教化、人情风土的关系。由于郑玄完全把诗当作“经”来看待，所以他的论述往往迂腐牵强，例如《诗谱》所创立的所谓“风雅正变”之说就是突出的表现。郑玄认为《国风》中的《周南》、《召南》和《小雅》、《大雅》中的《鹿鸣》、《文王》等篇，是歌颂周室先王和西周盛世的，叫做“诗之正经”，而《国风》的《邶》、《鄘》、《卫》以下各部分，以及《小雅》的《六月》以下各篇、《大雅》的《民劳》以下各篇，是产生于后代帝王的衰乱之世，内容都是怨刺和淫乱，所以叫做“变风”和“变雅”。这种说法不论从作品的内容或产生的时间来核对，都可以看出是不合实际和矛盾百出的。《诗谱》现在不再有单行本了，但孔颖达已将它采入《毛诗正义》，《诗谱》的序在《正义》的全书之前，其余各部分的谱则分别列在《诗经》的有关各部分之前。孔颖达对《诗谱》的各部分也都作了“正义”，“正义”就穿插在谱文中间。

(四)陆德明《音义》。在《郑笺》之下，出现一个小圈，小

圈之下就是陆德明的《音义》，主要是给经文、传文、笺文中的字注音，也兼注字义，还有文字考异。例如《邶风·匏有苦叶》“深则厉，浅则揭”二句，《毛传》：“以衣涉水为厉，谓由带以上也。揭，褰衣也。遭时制宜，如遇水深则厉，浅则揭矣。男女之际，安可以无礼义，将无以自济也。”《郑笺》：“既以深浅记时，因以水深浅喻男女之才性，贤与不肖及长幼也，各顺其人之宜，为之求妃耦。”《音义》：“厉，力滞反，《韩诗》云‘至心曰厉’。《说文》作‘𦓐’，云‘履石渡水也’，音力智反，又音例。则揭（之‘揭’），苦例反，褰衣渡水也。揭，揭衣（之‘揭’），并苦例反，下同；一云下揭字音起列反。（揭，褰衣也，）一本作‘揭，褰衣’。长，张文反。为之（之‘为’），于伪反。求妃（之‘妃’），音配，本亦作配，下同。”（括弧中字均引者所加。）陆德明是唐初人，他的著作本来叫《经典释文》，其书博采汉魏六朝二百三十多家训诂资料来注释儒家群经和《老子》、《庄子》等书（主要是注音切）。大约从南宋开始，《经典释文》中的各有关部分才被分别辑入各部经传的注疏之中，并标为“陆德明《音义》”。所以今本《毛诗正义》中也就辑有陆氏对“毛诗”经、传、笺文所作的《音义》。

（五）孔颖达《正义》。亦称《孔疏》，列在《毛传》、《郑笺》、陆氏《音义》之后，都用一个黑底白字的“疏”字来标明，很容易辨识。《正义》对《诗经》正文、《毛传》和《郑笺》均加补注，其标明“某某字至某某字○正义曰”的，是对正文的补注，列在最前；其后则是对《传》、《笺》的补注，而分别标明“传某某字至某某字○正义曰”和“笺某某字至某某字○正义曰”。《正义》所补充的内容，包括对《传》和《笺》的解释、字句训诂、名